

# 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

袁尔纯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要: 该文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 运用社会教育学的理论阐释潮州歌册, 以期在当今能继续发挥其社会教育价值。

关键词: 潮州歌册;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 I 2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83 (2005) 05-0010-05

## 一、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分析视角

潮州歌册产生于明代中叶, 盛行于晚清至民国时期; 以潮汕地区为基地, 向周边和海外传播。近年来, 随着潮学研究风气的日益兴盛, 学界对潮州歌册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潮州歌册》的出版发行<sup>①</sup>, 表明对潮州歌册的零散研究已渐趋系统化。

随着潮州歌册的研究步入系统化阶段, 从不同学科视角, 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 给以多学科的理论关注, 才能全面和深入地揭示潮州歌册的内涵、功能和价值。从文学的角度看, 潮州歌册是属于潮汕民间文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听唱歌册是一种文化娱乐习俗; 从艺术学的角度看, 潮州歌册是一种用潮汕方言说唱的地方曲艺;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 潮州歌册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而产生的一个历史文化范畴。

“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 已成为当代科

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sup>②</sup>从多学科、多视角对潮州歌册进行审视和探索, 为把听唱潮州歌册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形式来进行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基点和广大的平台<sup>③</sup>。因此, 本文在充分运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sup>④</sup>, 对潮州歌册进行一番阐释, 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学者。

## 二、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蕴涵

### (一) 教育对象广泛性

“社会教育对象, 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施教、选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出发点。<sup>⑤</sup>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是社会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最显著的特点。

潮州歌册的教育对象以广大女性为主。杜经国视潮州歌册为“闺中文化特殊载体”<sup>⑥</sup>。旧时代, 潮汕妇女在男尊女卑思想的限制下, 没有进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她们“都是生

收稿日期: 2005—02—28

作者简介: 袁尔纯 (1980—), 女, 广东揭阳人, 华南师范大学在读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①吴奎信:《潮州歌册》, 花城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②本文所指的社会教育是狭义概念, 即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一切社会文化机构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

③社会教育学是研究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教育科学, 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是一种现代教育理论。

④杜经国:《潮州学建设刍议》,《潮学》第2期。

活在文化沙漠中的人”<sup>①</sup>，为了满足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和寻找一种精神寄托，潮州歌册便成为“潮汕妇女的生活教科书，学习文化知识的课本，也是潮汕妇女的精神乐园”<sup>②</sup>。又据“潮州歌册是潮汕妇女道德理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学习的教科书”<sup>③</sup>，可以从性别上界定潮州歌册的教育对象是女性。

潮州歌册的教育对象不受年龄、地位、贫富等条件的限制。“入夜之后，妇女们料理完一天的家务，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母女之间、同寅姐妹之间便会在自己家里，或过家过户聚集在一起，边绣花、缝补衣服，边听唱潮州歌册。”<sup>④</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婆婆对媳妇的管辖都相当严，但“当婆婆的也是过来人，假如儿媳们不太偷惰，也让她们去听唱歌册，并不严加管束。”<sup>⑤</sup>可见，潮州歌册的教育对象下至少少年儿童，上至老年妇女，包括多个年龄段的女性。而且，除了生活非常困苦的小村庄妇女外，城镇妇女市民和农村妇女皆有接受教育的条件。“处在底层社会的妇女，甚至是书香门第的女儿媳妇”<sup>⑥</sup>，都把潮州歌册作为“一种精神依托，一种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学问”<sup>⑦</sup>。

潮州歌册在民众中越传越广。“潮州歌册能够广泛流传，与地方的出版商大量印制发行歌册有密切的关系。”<sup>⑧</sup>因为潮州歌册的大量印制和销售为其广泛流传社会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以随着汕头开埠后民间印刷业在潮汕的兴起，潮州歌册的刻印不仅使其作为一种知识载体全面走向民间，而且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女性接受潮州歌册教育的可能性和便利性。于是，潮州歌册“深深扎根于群众尤其妇女群众之中”<sup>⑨</sup>甚至流传了很多用潮州歌册作为妇女陪嫁礼品的佳话。

因此，潮州歌册不管女性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 （二）教育内容历史性

“社会教育的历史性，是指社会教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特征突出反映在社会教育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上

面。”<sup>⑩</sup>而且，“社会教育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是社会教育历史发展阶段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客观的社会特性。”<sup>⑪</sup>因此，听唱潮州歌册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客观存在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鲜明地体现在教育内容上。

在旧社会，潮州歌册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中产生，“其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审美情趣都不免受忠孝节义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的羁縻”<sup>⑫</sup>。具体地说，其题材主要是表现忠臣、孝子、义士、烈女，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因果报应宗教思想和神仙鬼魂迷信思想，渲染一夫多妻的封建腐朽婚姻观。虽然潮州歌册“故事之内容，绝大部分与妇女有关”<sup>⑬</sup>，但是，与她们最为密切的以婚姻爱情为主体的故事，却大多都是渲染一夫多妻的腐朽婚姻观，例如《五美缘》、《五凤朝阳》、《圣母破六奇阵》、《李春风》等。这就是封建阶级社会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革命战争时期，潮州歌册宣传的是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共产主义理想，鞭策人们为革命斗争而奋发向上。在民主革命期间，出现了如《中华革命军缘起》、《缓婚配歌》、《中国历史歌》这类有明显政论性质的歌文，宣传民主革命和爱国精神，提倡自主婚配和缓婚，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诸如《缓婚配歌》就是向妇女们宣传包办婚姻的不合理性和早婚的害处。民国以后，汕头马哈利等商号开始用铅字印刷一些宣传民主革命的歌册，如《新中华》、《许友若》等宣传辛亥革命的册子。“到了大革命年代，我地下党动用潮州歌册的形式，向广大潮汕妇女宣传革命道理”<sup>⑭</sup>，如大南山一带流行的《彭湃歌》。到抗日战争时期，宣传抗日英雄的小歌册也很多，如《鲁南会战》、《南澳光复记》、《保卫大潮汕》等等。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诸如投身于战争中的革命者陈君伟所作的《乌狗曲》等歌册的印刷本或传抄本。

建国后，继承和发展潮州歌册这一民间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开拓了创作题材，写了不少反映新社会精神面貌的作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

①②③马风：《潮汕文化丛谈》第62页，新加坡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0年4月出版。

④⑤余亦文：《潮汕女子文化——“潮州歌册”》，《广州潮讯》1997年第2期。

策，号召妇女起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建国以后，旧潮州歌册由于渗透了封建糟粕，基本停止在群众中流传。但潮州歌册的艺术形式，仍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建国初年的清匪反霸、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至以后的查田定产、统购统销、农业合作社和婚姻法的颁布等。都有一些作者用歌册的形式，宣传有关的方针政策，赞美运动中的新人新气象。”<sup>〔7〕〔P97〕</sup>新歌册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封建迷信的糟粕，换上了新时代的思想内容。

综上所述，“不同时代的潮州歌册，反映不同的思想观念”<sup>①</sup>，潮州歌册的教育内容在不同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是历史的缩影和写照。

### （三）教育原则群众性

“社会教育原则是实施社会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是社会教育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根据社会教育的目的和社会教育实施过程的规律提出来的。”<sup>〔2〕〔P275〕</sup>在社会教育实施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科学性、一致性、群众性和直观性等。而听唱潮州歌册的教育过程中，主要体现的是群众性教育原则。

1. 内容适合群众口味。“随着歌册情节的发展，屋里时而飞出嬉笑怒骂，时而鸦雀无声，低低的啜泣声也时有所闻。歌册一听起来真是废寝忘食，常常要等到公婆以吹灭灯火为警告或性急的丈夫‘嘭嘭嘭’破门而入叫走自己的妻子，大家方恋恋而散。”<sup>〔5〕〔P194〕</sup>潮州歌册的内容对妇女们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主要原因有两个：

（1）作者来自群众之中。“歌册从前被视为鄙俗的东西，为所谓正经的文人所不齿。作者大都是落魄秀才、潮剧艺人，以及一些行铺的财付（会计）。创作的题材大部分是根据历史小说、公案故事、才子佳人、地方传说、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由于他们生活在底层社会，接触劳动妇女较多，懂得她们的爱好和憎恶，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织曲折离奇、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这就是潮州歌册深受妇女喜爱的原因。”<sup>〔5〕〔P195〕</sup>而且，作者基本都是潮汕地区本地人，熟悉本地文化，并使之融于作品中。“潮州歌册浓厚的地方

色彩，使听众感到亲切，如同发生在身边的事，可以理解，甚至感情投入，心灵沟通。这也是潮汕妇女喜爱潮州歌册的一个因素。”<sup>〔3〕〔P57〕</sup>

（2）作品满足群众所需。“旧社会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劳动妇女，极少有接受文化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她们亟盼知道一点历史知识和人情物理，获得一点文化享受，借助它抒发心声，表达愿望。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公案故事、爱情故事、宗教故事、风物传说、神话、劝世文以及知识小品的歌册就是适应这一需求而出现而盛行不衰。”<sup>②</sup>潮州歌册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切合听歌的广大妇女的心态，成为喜闻乐见的读物，在教育过程中达到心灵相通，情趣相融，成为潮汕妇女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2. 地点方便群众聚集。“唱歌册、听歌册不比演戏需要搭台和宽广场地，只要有一盈余的空间，如庭院、闲置屋子以至祠堂角、大门口、树阴下，都可聚众听歌。”<sup>〔7〕〔P1〕</sup>潮汕妇女勤于手工，而抽纱、刺绣、织麻、结网等劳作场所都适合聚集在一起听唱歌册，无需到特定的学校或具有一定的设备的场所，于是劳动和学习两不误。

3. 方法易使群众接受。一是语言通俗。用方言口语表述，用俗字、取俗句，妇孺老幼皆入耳易懂，易听易解。潮州歌册中融注大量的方言口语，有用谚语、俗典的，有用形容、比喻、比拟、衬托、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法的，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受到文化程度不高、日常文化生活枯燥的家庭妇女和下层劳动妇女的欢迎”。<sup>〔8〕〔P236〕</sup>二是氛围轻松。整个听唱过程非常轻松随便，一边绣花、织网、抽苧麻丝或缝补衣服，一边留神听歌，既不阻碍作业也丝毫没有学习的压力感和负担感。“朗唱人碰上不认识的字，可临时请教别人，也可把上一个字拉长拖腔带过；听者可随时对歌册中的人事各抒己见，评论争议。听不清楚的情节或不明白的道理也可发问。”<sup>〔5〕〔P195〕</sup>而且，一次听唱不完也可以下次再继续。在听唱中，没有绝对的教育者，也没有绝对的受教育者，构筑的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教与学互动平台。

①郭马风：《潮州歌册志》（连载），《潮学》第13、14期合刊。

②同上第15、16期合刊。

综上所述，尽管潮州歌册不能登堂入室，进入正规学校，但因其遵循群众性教育原则，所以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四）教育功能多样性

潮州歌册通过潜移默化和娱乐的形式，“在帮助平民百姓特别是妇女懂得一点历史知识、人情物理、识字、文娱和宣传教育等方面起过广泛的作用”。<sup>①</sup>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教育功能：

1. 扫盲启智。潮州歌册是潮汕妇女识字的启蒙课本，“有不少没读过书的妇女，就是从学唱潮州歌册而识了字”<sup>②</sup>。潮州歌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仅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识字教材，而且更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学习教科书。最典型的是妇女们在听唱潮州歌册的过程中接受了历史教育，不少妇女听歌以后能讲述古代英雄，甚至能讲述片断的历史故事。“歌册的作用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教益。”<sup>③</sup>另外，她们的许多见识，道德规范、品性、情操、为人处事、是非原则、善恶观念，也大多是从潮州歌册学来的。“妇女们在潜移默化之中，不但由唱歌册而学会五、六百个常用汉字，而且也会受到一种带有读书人色彩的文化的感染。”<sup>④</sup>寓文化教育于听唱之中，既学会识字，又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开阔了妇女的眼界，让她们有机会认识社会、认识生活，探索人生。

2. 传承文化。潮州歌册既是一种教育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在潮汕地区文化的传承、融合、创新和衍生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几十部地方题材的歌册，大都是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地方的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故事，如农民起义、宗族械斗、公案处理、经济纠纷、婚姻爱情等，具体、鲜明地再现出来，反映了本土的风物人情、生活习俗、人文概貌，有浓烈的乡土气息，使听歌者感到自然、亲切，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就是在很多非地方题材的歌册里，作者也立足本土，叙说异地他乡的故事，并把本地的民情风俗

和名物等融入歌册。虽然不大合理，却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唤起了听众的兴趣，因而也能为之所接受。”<sup>⑤</sup>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潮州歌册是潮汕文化习俗的百科全书，记载着潮汕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民风民性的整体风貌，是潮汕文化演进的摇篮，“为我们提供研究地方的风情习俗、民俗文化和潮汕方言宝贵的资料和依据，是极其有意义的”<sup>⑥</sup>。

3. 教化宣传。“潮州歌册的内容是广大妇女喜闻乐见的，对象是广大下层民众和家庭妇女，在封建时代起了封建教化的作用，而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间接地起到了扫盲作用，又影响了下一代，起到一种教化的社会效应。”<sup>⑦</sup>这种社会教化氛围为广大潮汕妇女贤惠仁慈品性的形成提供了温床。潮州歌册到民主革命时期又成为有力的大众化宣传武器，出现了宣传民主革命、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抗日战争等精神的歌册。不少女性进步分子，开始就是因为听唱歌册，受到爱情悲剧故事的影响，起来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而后走上民主的道路的<sup>⑧</sup>。潮州歌册凭借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普及功能，在不同时代都发挥了重要的教化宣传作用，具有塑造特定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功能。

4. 娱乐美育。潮州歌册本来就是为了满足新兴市民阶层娱乐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清末至民国，市民社群已遍布潮汕各县城并扩展到广大的墟市、集镇，他们需要适合其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的丰富文化娱乐生活，这是几百部歌册能够大量印制出版和广泛流传的原因。”<sup>⑨</sup>特别是对于生活单调的潮汕妇女来说，潮州歌册是“最普遍最经常的一种曲艺文娱形式”<sup>⑩</sup>。听唱潮州歌册充实了潮汕妇女的生活内容，填补了她们的生活空间，增添了生活趣味。而且，潮州歌册“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sup>⑪</sup>，以艺术的形式传递心声，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吟唱中情不自禁地产生认同，从而具有美感教育的性质，取得了寓学于乐的美育效果。

①郭马风：《潮州歌册志》（连载），《潮学》第8期。

②同上第13、14期合刊。

③马风：《潮汕文化丛谈》第62页，新加坡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0年第4期。

### 三、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意义

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对潮州歌册进行重新解读,分析其社会教育学内涵,目的是为了给当代的社会教育提供借鉴和启示。

#### (一) 妇女扫盲途径

文盲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而在我国目前的 1.5 亿文盲中,70% 以上是妇女,妇女文盲是现阶段我国文盲的主体。因此,解决妇女文盲的脱盲问题是相当急迫的。扫除妇女文盲的对策有多种多样,而通过听唱潮州歌册不愧是一个好途径。因为潮州歌册符合妇女扫盲的几大原则:(1) 具体性原则。妇女感性认识丰富,易受形象、生动事例所感染。(2) 情感性原则。妇女感情世界丰富,易哭、易笑、易激动,还易感动。(3) 趣味性原则。妇女对学习偏好直观,厌烦一味讲解,寓学于乐。潮州歌册可通过具体的内容,为广大妇女提供广阔的扫盲教育平台。

当然,必须对潮州歌册进行修改创新,不能再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表兄表妹婚恋戏”,而应该“深入挖掘那些有深刻典型意义、具有时代精神而生动、感人的题材,编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现实斗争的新歌册<sup>[7][P101]</sup>”。这样才能既达到传统的以识字为主的启蒙式扫盲教育效果,又符合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思想性、科学性和现代性的要求。

#### (二) 社区教育形式

当前我国要建立大教育体系,加强社区教育

尤其重要。社区教育的渠道多种多样,听唱潮州歌册不愧是一种可借鉴的形式。社区成员既是听唱潮州歌册的教育对象,也是教育主体,面向社区的男女老少,传授知识技能和丰富娱乐生活。

当然,借鉴形式并非照搬模式,在新世纪,应在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社会风貌、人民利益的现代精品的基础上,利用潮州歌册这种传统的艺术化育人手段,开辟为进行社区教育的新形式。

#### 参考文献:

- [1] 叶立安. 社区教育简明教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2] 王冬桦, 王非. 社会教育学概论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
- [3] 吴奎信. 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 [J]. 文史知识, 1997, (9).
- [4] 吴勤生, 林伦伦. 潮汕文化大观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 [5] 蔡泽民. 潮州风情录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8.
- [6] 李一兵. 潮汕乡情 [M]. 北京: 国际图书出版社, 2003.
- [7] 吴奎信. 潮州歌册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 [8] 陈泽泓. 潮汕文化概说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9] 方烈文. 潮汕民俗大观 [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 [10] 陈春声. 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A].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潮学研究 (第一期) [C].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 An Analysis of Shantou-Chaozhou Folk Songs in Terms of Social Pedagogy

YUANG Er-chu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Shantou-Chaozhou folk songs by exerting theory of social pedagogy, in order to bring the social educational value of folk songs into play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Shantou-Chaozhou folk songs; social education; social pedagogy

责任编辑 尔 迟